

18.10/

35

長沙縣文史資料



89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

第七辑

410008

yt254/41
长沙县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县委员会
学习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二月

目 录

人物春秋

民主作风的楷模、实事求是的典范

——刘少奇主席在天华第八食堂召开座谈会纪实

李振球等口述 李仲海整理 (1)

黄兴与宁调元 刘湘雅 (7)

杨树达先生传略 易祖洛 (15)

长沙县早期农运先驱余俊武 黄曾甫 (18)

曹伯闻先生事略 徐敏芝 (24)

易培基传略 肖栋梁 (28)

曹耀材先生传略 黄曾甫 (36)

长沙县的“杨门女将” 俞润泉 (39)

李国良传略 李 昊 (46)

刘彬同志简史 黄时冀 (50)

一个不应遗忘的革命家 柳克文 (54)

“士官三杰”之一的张孝准 柳克文 (62)

先父言行补述 郑小从 (66)

左舜生与青年党 肖 良 (74)

回忆哥哥少年时期二三事 田洪述 宋晋武整理 (81)

黄冕别传 李行之 (84)

教育史话

我所知道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 张 兴 (87)

长沙县第六中学校史 李炳林 (97)

徐老在周南女校 肖志恒 (106)

柳午亭先生事略

教育家陈虔僧

长沙、善化两县留东窗友知交录

番 宁 (112)

宋祥麟 (118)

俞 峻 (124)

工商史话

美籍华裔李国钦

中国羽绒工业的创始人丁鹏翥

柳克述先生事略

肖栋梁 (128)

肖 东 (136)

钟启河 (139)

艺苑荟萃

著名歌剧作家黄源洛

著名湘剧演员黄如顺

我县著名戏剧家周貽白

清代戏曲家杨恩寿

曾紫兰事略

张广生 (140)

易 宣 (143)

朱茂怡 (145)

张 九 (148)

李用之 (150)

史海拾贝

铁炉寺的历史与现状

果梨市的公益事业

土炸弹专家黄石陵

续录黄兴联句

云车风马死犹来

悼李肖聃先生诗

黄中与船山学社惨案

黄中其人其事

薛岳枪毙两县长

高 执 (152)

柳 远 (155)

黄曾甫 (163)

柳克文 (165)

柳克文 (167)

曹典球 (172)

李行之 (175)

黄时冀 (177)

莫业隆 (185)

民主作风的楷模 实事求是的典范

——刘少奇主席在天华第八食堂召开社员座谈会纪实

李振球口述 李仲海整理

1961年4月中旬，正是春耕大忙季节，一天上午，中共长沙县委驻天华大队干部蔡诚美同志，通知我们第八食堂派我和彭淑仪等等八位社员下到大队部开会，并说，还有中央首长参加，当时，我们听了非常高兴。吃过中饭以后，换上一套好衣服，随着蔡诚美同志来到了大队部。进屋后，第一个接见我们的是省公安厅长李强同志，老蔡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，李强同志说明了这次会议非常重要，有中央的领导同志参加，说完后领我们到会议室等待。

会场布置得很简单，中间摆着用乒乓球台拼的长方桌，上方放着几张古式靠椅，两旁放着几张长凳，我们来到会议室后，挨着长凳坐下。一会儿刘少奇同志、王光美同志和另外几个领导同志一同步入会场。刘主席身穿蓝布衣，头戴蓝布帽，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们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欢迎，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们招手，示意要我们坐下。他自己坐下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！”工作人员向我们分发了香烟，并一一送茶，我们随意地边抽烟、边喝茶，这时蔡诚美同志把我们八位同志向主席一一作了介绍。当介绍到彭淑仪时，老蔡说：“他是天华大队第八食堂排长，个子大，力气也大，大家都叫他彭五大汉”。少奇同志望了他一眼，然后说：“你在食堂吃得饱吗？”彭站起来很利索地说：“冒吃饱过。”少奇同志听他回答以后只是“嗯”了

一声。当介绍到我时，蔡说：“他叫李振球，因病休学，现在在这个食堂搞事务”。少奇同志把眼镜放下，朝我看了一眼，风趣地说：“食堂事务，相当部队的司务长。”老蔡介绍完了，少奇同志接着讲话，他说：“今天请你们来座谈，耽误了你们的工。”（胡绩伟同志插话，今天上午有十几人帮他们搞了半天劳动。）少奇同志接着说：“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，今天帮半天不够，明天再帮半天。今天请你们来，听听你们的意见，中央起草了一个《六十条》，是个草案，还没有定妥，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，看看你们有什么评论，你们讲一讲。听说你们对公共食堂有意见，而且意见很多：对供给制、对粮食分配、对房子有意见，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。”讲到这里，少奇同志吸了一口烟后很沉重地说：“这九年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。当然有成绩，但也有缺点。我看缺点是多是少，这些缺点，中央要负责，省委要负责，县委要负责，这里的公社、大队也要负责。”他讲到这里，用手指着门外墙上一幅标语说：“粮食亩产过万斤，你们看能做到吗？”彭淑仪心直口快地说：“扯乱谈，六百斤还收不到！”少奇同志望了他一眼，点了一下头，对他敢讲直话，表示赞赏。接着，坦率地谈了以下四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食堂办不办？是办下去，还是不办，可以办下去，也可以不办。不办食堂，还是社会主义，还是人民公社。如果办，又怎样个办法？可以多数人办，也可以少数人办，可以办农忙食堂，也可以办常年食堂。”“粮食卖给国家以后，留下来的如何分配？分给你多少，分给他多少，分得合理不合理，怎样分法才好？”“供给制问题，《六十条》上面讲了，可以占可分配收入的30%，但最多不得超过30%，也可以少于30%，或者完全不要供给制，只保“五保户”，帮助困难户。”

“还有一个房子问题，房子住得很挤，社员都搬到一个食堂住，喂鸡、喂鸭、喂猪、搞副业、种自留地都不方便。”这些问题，你们讲一讲，请大家随便讲，请大家讲真话”。“讲错了也不要紧，不抓辫子，不戴帽子，请大家随便讲。”

主席的几句话，开宗明义，概括无遗，说出了我们心里要说的话，提出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，他那种不耻下问的谦虚作风；和颜悦色，平易近人的态度，体察民情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使我们听了深受感动，从内心佩服主席英明、伟大。一个国家主席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坐在一起开会，是这样谦虚、诚恳、坦率。我们心情非常激动，真是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，照实讲吧，恐怕犯错误。早几天大队开会，还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，只能巩固，不能垮。天华是全国红旗，彭梅秀书记又是“三八红旗手”；说假话吧，我们实在不愿意，今天国家主席来了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食堂要办下去，真会要饿死人，大家一边吸烟，一边沉思着。会场出现暂时的寂静。

几分钟后，彭佩芝作试探性的发言，她既谈了一点办食堂的好处，也谈了办食堂的缺点，她说：“拿我个人来说，还是有好处的，在食堂养猪，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，但住在食堂，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，那里的自留地闲着不能种，以前种自留地，搞副业、猪、鸡、鸭、蛋、红薯、芋头、豆子都很多，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我回去可以喂猪、喂鸡，有棉花可以纺纱、供给全家人穿衣，比在食堂好得多。”大家一面听彭佩芝发言，一面观察刘主席的表情，他微笑着，似乎同意她的发言，于是大家的胆子也壮了，发言的人也踊跃起来。接着，第二个发言的是彭玉鸿，他说：“我们当社员的，总望过点好日子，这个月望下个月好，今年望明年好，多生产一点东西，多吃一点，

也多支援一点给国家，现在我们一个食堂喂的牲猪，还冒得原来一户人家喂的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是冒得碎糠和米汤米泔水吃；现在吃油少，人粪也不肥，讲一句不好听的话，象猪粪一样，”他越说越激动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从前煮饭劈树枝烧，扒树叶烧，现在一刀砍，山也光了；过去铺里有油买，有糖买，现在病了人，捡药也不齐，晚上照明连桐油也买不到，生活我不说，别人过得我过得，我就是看到生产不发展，许多东西没有了，真伤心！”第三个接着发言的是彭淑仪，她吞吞吐吐讲了下面的话：“公社化后，人人坐大船，荒土没人种，种了没人管，私人搞，又说是搞资本主义，办公共食堂，四五十人吃饭，一个人种菜，大家不动手，从前早晚种菜，月光下种菜，现在吃了晚饭就不见人丁了，记工不少，就是冒菜吃。”彭淑仪发言后，接着就是我的发言：“我看如果不办食堂，过不了多久，会鸡鸭成群，牲猪满栏，菜地里四季常青，我是巴不得食堂散得越快越好。”发言的还有彭德山、彭益美。彭益美是一户人多劳少，又有病的吃照顾的困难户，他说：“象我这样的户，办食堂有好处，做不得事我也有吃，做得事我也有吃，但不办食堂搞生产方便些。”少奇同志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“办食堂要有优越性，没有优越性就不办，照大家讲的没有优越性，不办也好。办食堂要齐心，不齐心不行。”刘主席讲到这里我们插了一句，“现在就是大家不齐心”主席说：“那么可不可以齐心呢？”彭淑仪补上一句说：“形式上可以，思想上不可以。”杨运贵接着说：“要办好食堂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要学张公百忍，”主席说：“张公还不是共产党嘛！”他可以百忍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百忍。”“那好！食堂办不办由你们自己决定，愿意单独煮饭的就单独煮饭，愿意办食堂的就办食堂，

食堂问题就是这样办。”“再一个问题是供给制问题，是多好，还是少好，有些人在外面当干部，他家里的人，要不要供给。有些人在学校读书，要不要供给，请你们发表一点意见”。彭玉鸿同志说：“供给一点制不要也不行，我赞成减少一点，少到20%。”彭淑仪同志则不赞成搞供给制，他说：“依我的意见，供给制搞一年总看看，五保户、困难户从公益金中解决。”彭佩芝则主张读书的学生伢子，家里有困难的，可以供给一点，我补充了一条意见，即在外面赚钱的、不寄钱回来养家的，不应该享受供给制。刘主席听了大家发言后说：“搞供给制，人更加发愤才要得，把人搞懒了，那要他做什么，供给制要不要、要多少，由你们自己定”。“对粮食分配，你们有什么意见。”彭淑仪同志说：“按等级分配是合理的，但多劳多吃没有搞。”刘主席说：“粮食，有一个基本口粮，叫做保命粮，不饿死人，要多吃就要多劳动，劳动多的多吃一点，劳动少的少吃一点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当然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也要吃到饭。”

会议开到这里，时间不早了，食堂里打了收工点，但是会场里还是很活跃，发言的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讲个不停，讨论粮食问题以后又讨论了房子问题，那天要讨论的四个问题都讨论了一下，看来主席很满意，作了最后一次发言，他说：“今天就谈到这里，办法还没有出来以前，你们照现在的办，总而言之，这些制度只要议一下的，怎么改？由你们决定，这是你们的事，也是大家的事，你们商量决定。比如食堂，如果办不好，就分开，如果有几家愿合起来，那就合起来，生产队可以帮助一下，由他们自己搞，搞起来又散，散了以后又搞起来，可以进来，可以出去，这样自由嘛。一个天灾，一个没有把工作做好，有许多东西没有了，不要悲观，只要把办法搞好了，我看是可以搞好的。”

彭淑仪插话：“以前下面向上面捏了白，害了人”。主席问：“你们干部打人的有没有？”彭淑仪说：“打人的没有，主要是骂人，扣饭。”刘主席说：“有些事情，也不能完全怪下面，我们中央有责任，下面捏白，我们为什么相信呢？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你们。”接着，杨运贵站起来，代表大家向主席保证说：“主席的指示，我们坚决照办，相信只要年把时间，形势就会好起来，主席今年来了，没有鸡蛋、豆子吃，请主席明年再来。”主席说：“那好！我明年再来”。

散会了，刘主席送我们出门，挥手致意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队部，回到了家中，感到今日见了“青天”，那种说不出的欢快情景，时时在脑海中回荡。

二十七年过去了，重温刘少奇主席在天华第八食堂的讲话，记忆犹新，倍感亲切。特别是他那种深入群众，体察民情的仁爱、慈祥品德，实事求是、遇事同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，生活朴素，和蔼可亲的光辉形象、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。

黄兴与宁调元

刘湘雅

黄兴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。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。几十年来，研究他的专著、论述他的政治思想、革命实践和人品风格的文章很多。本文仅从他引导、帮助宁调元由爱国走向革命，最后献身革命的事迹作一爬梳、整理。

启蒙导师与得意门生

一九〇三年，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、发展的重要年头。知识界流行着求学与留学热，青年们向往着求学与救国、留学与救亡相结合的道路。儒学根底厚又带有纯朴爱国思想的宁调元，不甘心书斋思辨、抱着寻求救国良策的心态，考入了留日学生胡元倬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校——明德学堂。这年秋天，黄兴亦自日本归国策划反清起义，应聘为明德教员。先后来明德执教的尚有黄兴的同学、好友张继、杨德麟、陆鸿逵、苏曼殊、李步青、周震麟等具有排满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。黄兴除教授师范教育科目外，还在中学班、小学部讲授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图画和体操等课程。他不仅以蓄短发、着

洋装给学生们的新鲜感，而且利用教学之机，寓民主革命思想于知识传授之中。例如讲历史，由孟子的“民为贵”引伸到西方的民本君末思想，鼓吹民权学说。上博物课解剖鲤鱼，讲述鲤鱼跳龙门的神话，批判中国长期不破的封建帝制，宣传法国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，实行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赫赫业绩。意味深长地告诫学生：中国人应当聪明一些，再也不要皇帝了，大家就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。批改作业或为学生题词时，他选择了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、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等爱国诗句以激发学生们的反清革命意识。课外活跃在操场上、池塘边、亭子里。同学生们踢球、翻杠子、散步、谈天，散发《革命军》、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等革命小册子，广泛接触师生，启迪后进。

黄兴以思想新颖、博学多才、平易近人赢得了师生们的爱戴，入学不久的宁调元受到了黄兴的启蒙教育，犹如久旱逢新雨，滴滴入心田，进步很快。他的作文洋洋万言，“笔锋犀利，藻思纷披，上下纵横，不可一世”。在课余演讲会上，他口若悬河，能“就师所授者，触类引伸，激昂尽致”，使“听者耸然”。全校师生莫不刮目相看。独具慧眼的黄兴，尤其对这位学业优异，擅长辩才，工于诗文，思想激进，生于会党之乡醴陵的得意门生深为器重，并且精心进行培养。

当时，宁调元家境清贫，父丧后，经济更为拮据，行将辍学。黄兴知情后，立即请求校长胡元谈，免其全部学费，使他安心学业，继续得到培养。在宁调元的心目中，黄兴是一位思想新、学问好、能力强的长者，又是一位为人笃实厚重，爱生如子的恩师，从此，师生情谊日深。稍后，黄兴为稳定明德阵地，抵制顽固势力的进攻，示意学生组织秘密小团体。宁调元

便与同学李洞天、李育仁等成立了“大成会”。从会名来看，师生俩都希望其反清事业能大功告成。十一月，该团体并入新成立的黄兴当会长的华兴会。为策划长沙起义，黄兴将宣传、发动学界的工作“一以委宁”。思想敏锐、行动果断的宁调元，积极贯彻黄兴国民革命的思想 and 主张，努力在明德、经正等校师生中进行宣传、鼓动和联络，“不数月，倾心革命者益众”。

一九〇四年十月，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，因事泄失败。黄兴、张继、刘葵一、宋教仁等先后离湘。宁调元从东文讲习所脱逃后，仍滞留长沙，“负联络之责，与克强先生通讯不绝”在革命受挫的白色恐怖下，他认真学习乃师进行革命的模式——从教育入手，为革命广育人才，对敌酋则暗杀务净。年底，他请假回醴陵联络进步乡绅，首倡开办渌江中学，知县和守旧文人群起反对，派捕役抓他。宁调元不为所动，鸠工建校，延师招生，卒底于成。后来，清政府派满族要员端方治湘，以镇慑革命，强化湖南反革命势力，宁调元恨极，集合华兴会在湘同志密谋行刺，结果未遂。

一年多来，由于一致的目标使黄兴和宁调元都来到了明德，共同的事业使他们朝夕相处，革命事业的需要，宁调元得到黄兴的诱导和帮助；丰富和拓宽了知识，净化和提高了思想，培养和锻炼了能力。使他由一个多愁善感、爱国忧民的文弱书生走上了排满革命的道路。

加盟介绍人与反寡合作者

一九〇五年，反清革命趋向高涨。宁调元作为张之洞派遣

的留学生赴日本深造。一踏上东瀛国土，他立即拜望了自己的恩师。在黄兴的教诲和留学界革命气氛感染下，他忙不迭地进学校、啃日文、去会馆、跑书店、参加集会、演讲、结交革命志士，非常活跃。黄兴见他政治上日趋成熟，思想更为激进，便在当年秋天，主盟吸收他加入中国同盟会。入党后，宁调元遵循黄兴“当革命党一要服从首领，二要同生死，共患难……不能有丝毫私意、私见、私利、私图”的教导，在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规范下，为贯彻三民主义政纲“踔厉其前，不计成败”。

一九〇五年冬，他积极投入留学界反对取缔规则的爱国斗争，并毅然退学归国。次年夏，在长沙领导公葬陈 姚二烈士遗骨于岳麓山，为促进湖省民气高涨作出贡献。秋天，办《洞庭波》杂志于上海，倡言排满以告天下。他的学识、才华和不屈的斗争精神，在思想界和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。因文贬时政，触犯大忌，再次受到缉捕，被迫亡命日本。刚由桂林、南洋返回东京的黄兴得知后，任命他为《民报》干事，并兼办《洞庭波》（后更名《汉帜》）。他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托。组织社务、秩序井然，与章太炎等人合作得十分融洽。在短短时间内，使《民报》在与立宪派的激烈论争中，旗帜鲜明，说理透彻，立场坚定，为捍卫三民主义纲领，推进反清革命作出了应有贡献。他还积极筹备《民报》创刊周年庆祝活动。十二月初，黄兴主持了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，并作了精彩演讲。他说：凡是革命的事业，不是表同情的问题，而是要负革命的责任。欧洲、日本的革命事业，都是由学生担任去做的。“诸君现在都是学生，须得尽那革命的责任。今天这会，就是我们大家拿着赤心相见，需要尽这做学生的本分的”，黄兴的报告

获得了全场的欢呼，也同样激动着宁调元那颗学生的心。他立誓要实践老师的教诲，尽这做学生的本分。

不久，萍浏醴起义爆发，东京本部极度振备，急谋策应。知人善用的黄兴立即派宁调元、谭人凤、杨卓林、胡瑛等回国加强领导。十二月中旬，宁调元投笔拿枪，束装就道，走上武装斗争最前线。他与谭人凤一行拟深入浏、醴中心地带进行指挥。刚抵长沙，即闻起义军溃败。他不无遗憾，仍冒死潜入浏、醴营救起义同志，寻觅龚春台等人下落。一九〇七年春，他在岳州被捕入狱。囚禁三年，铁窗生活的洗礼，使他更加坚强。出狱后任《帝国日报》主笔。两年中，他不改革命初衷，猛烈抨击时弊，使报纸切实发挥了革命舆论的作用。

武昌首义胜利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同盟会人暂时掌权，宁调元欢欣鼓舞。不久，出任三佛铁路总办。

他以记者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，从唐绍仪倒台，陆征祥组阁，张、方血案，军民分治，和江西扣械等事件中，已窥同袁世凯独裁、专制和行将帝制自为的野心。他对国民党的软弱、妥协、分裂十分忧伤。国会开选后，他并不反对宋教仁以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。但他更积极倡导建立东南诸省都督联盟以武力应变。他曾致书谭延闿，电告胡汉民，不是碰了橡皮钉、就是被斥为“妄人妄语”，不予接受。宋教仁被暗杀。这是袁世凯决心用武力消灭南方国民党的信号。接踵而来的是善后大借款、军事动员令、大组进步党、控制国会。当袁世凯步步逼进，威胁南方革命党时。宁调元多次面陈孙、黄，请求武力抗袁。孙中山、李烈钧等虽积极支持。黄兴、谭延闿等却因“南方武力不足恃、苟或发难，必致大局糜烂”。而主张“稍缓用兵，以观其变”

六月上旬，李、胡被罢免，国民党都督的地方实权被剥夺，内战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。是继续隐忍待时，还是调兵遣将背水一战？黄兴为形势所迫，开始在沪组织机关。自己“总其军事”，派“宁任秘书长”。师生俩才又通力合作，着手武力反袁部署，他们一致把行动方向“首先定在湖北”。谙熟军事的黄兴，深知湖北为南北交通枢纽，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。若落入敌手，北军南下，可直驱湘、粤；东进则直捣赣、皖。如据为己有，鄂、湘、豫可联成一片以拒北军。并确保赣、皖无恙。宁调元认为：湖北为“今日用兵，在所必争”之地。他们清醒认识到：当时湖北的状况已到了非动武不可的地步了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，始终没有控制住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湖北省，相反，却让袁世凯抢先用重金收买了黎元洪。他们的勾结导致了湖北成为北军南犯的前沿阵地。孙、黄曾派人游说，劝黎元洪进行反袁，至少也要取中间立场。岂料他不为所动，始终抱定“必力助袁总统”的态度。因此，要武装反袁，必先据有湖北，要拿下湖北，必定要用武力打倒黎元洪，把反袁和倒黎斗争结合起来。黎元洪不倒，反袁军事行动将成为画饼。

黄、宁还不能不考虑到：自湖北首义以来，鄂省革命党人屡遭袁、黎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，他们先后发动多次起义，都被黎元洪逐个镇压了。革命党人力量大损、元气大伤。对付一个黎元洪尚且失败，现在要从袁、黎双重控制下夺取湖北，仅靠本地区党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他们经多次磋商，逆制定了“以赣军为第一军，粤军为第二军，湘鄂豫联军为第三军，以与苏、皖、闽、浙、川相策应”的战略。

部署即定，黄兴马上指示西攻进团起义新败在逃的詹大

悲、季雨霖 熊秉坤、王华国等人速急回鄂。在汉口设国民党交通部，蒋翊武、詹大悲当正副部长，为起义联络机关。成立《民国日报》馆，进行舆论宣传。通过谭延闿，湖南派出邹永成、王道等十余人，在汉口设机关，联络军队，集结力量，任邹为联军军长。为了协调三省革命党人，加强领导，黄兴着派宁调元、熊建山“深入虎穴，从容布置，末由推破其势力。”

宁调元住日人开设的富贵旅馆，与詹大悲、季雨霖、邹永成等大批志士相联络，成立“讨袁临时鄂军机关部，分军事、联络、调查、会计、文牒等项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在武汉三镇和交通要道遍设机关，运动军队。联络会党。又多次派人去河南，联络民军。尤其专意白朗起义军。邹永成还以联军长名义委任白朗为三省联军先锋司令。白朗代表熊嗣鸷、贾谊来鄂接头时，邹令其担任炸毁黄河大桥，以阻止北军南下的任务。

六月下旬，柏文蔚被免职，北军纷纷南下，形势非常危急。黄兴密令宁调元立即发动，先发制人，打乱袁世凯以湖北为根据地进攻江西、湖南的部署。宁调元开会决定：趁黎元洪去附庸油坊岭检阅新军，城内防务松疏，于六月二十六夜在三镇同时发难。由湖南驻军首先攻起义门与城内军队汇合后攻打都督府，推翻黎元洪，占领武昌；岳口李裕昆率军顺汉水而下，攻取汉阳；刘家庙、进家矶一带驻军，进攻汉口。他们自视计划周密，布置稳妥，可望重演两年前光复武汉的壮举。

谁知六月二十三日，黎元洪已入变节分子文仲达供词得知情报。次日派军查封了《民国日报》馆，捕去编辑四名，搜走文电布告，起义事泄。放过的詹大悲见机关破坏，同志被捕，坚持六月二十五日夜提前起义，结果被早有防范的敌人逐一镇